

绿色生态物种系列

THE ELEPHANT
CARRYING WOOD

拉木头的 大象

马 可 王艺忠 著
王艺忠 摄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被驯养过的大象一到旱季，
便被驯象人驱赶着进到山林，沿着陡峭难行的山路，
把木头拉到河边。这一过程中，大象在人的指挥下，
需要克服的困难，所要完成的各种复杂灵巧的动作，
是没有亲眼所见的人难以想象的。

绿色生态物种系列

THE ELEPHANT CARRYING WOOD

拉木头的大象

马 可 王艺忠 著

王艺忠 摄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木头的大象 / 马可, 王艺忠著; 王艺忠摄.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6.7

(绿色生态物种系列)

ISBN 978-7-5452-1798-8

I. ①拉…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亚洲象—普及读物

IV. ① Q959.8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597 号

出品人 周 皓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 卫 安志萍 周 皓 赵 彦 胡 捷 姚琴琴 郭燕红

整体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史 湧

书 名 拉木头的大象

著 者 马 可 王艺忠

摄 影 王艺忠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452-1798-8/J.1110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21-6485558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006 第一章 湄公河畔的苦役

074 第二章 万象之国的大象节

136 第三章 你了解大象吗？

绿色生态物种系列

THE ELEPHANT CARRYING WOOD

拉木头的大象

马 可 王艺忠 著

王艺忠 摄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绿色生态物种系列》编委会

主 任

朱春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驻华代表

副主任

陈建伟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编 委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李保国 西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

任 毅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冉景丞 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

谢 焱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博士

顾 玮 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植物学博士

彭 涛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布 琼 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

周 皓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郭燕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副总编辑

对大自然最为恭敬的态度不是书写，而是学习、沉默和惊异。

但今天，学习、沉默和惊异显然已经不够用了。当今，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超过化石记录的灭绝速度的1000倍，如果我们看到除了人类有很多动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许多植物都因为栖息地的丧失和人类的过度利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我们的后代只能通过书本和动植物园而不是通过大自然来辨认它们，那么，沉默和惊异便是不道德的行为。

不久前，牛津大学研究员查尔斯·福斯特为了探索人类能否穿越物种之间的界限，将自己变身为鹿、狐狸、獾、水獭等动物，体验了一把“非人类”的生活。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他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它们各自的区域里。例如，像鹿一样生活在丛林中，尝试取食灌木和地衣；像狐狸一样深入伦敦最为黑暗和肮脏的角落，每天捕食老鼠并躲避被猎狗追捕……这段不寻常的生活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各种感官功能并没有因为现代生活而受损和退化，我们仍旧能够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我们仍然是动物。

作为动物中的一种，用所谓的文明将自己异化的一种高等动物，我们却没有善待我们的动物同伴；或者说，多少年来，我们以发展高度文明和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为借口，驱逐、虐待、猎杀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动物。因为环境破坏等原因，50年来，在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评估的73686个物种中，有22103个物种受到了灭绝威胁（2014年数据），而已经灭绝和消失的物种数量与速度都既大且快。以中国为例，近100年灭绝了的动物，有记录的就有新疆虎、中国犀牛、亚洲猎豹、高鼻羚羊、台湾云豹、滇池螳螂、中国豚鹿。目前濒临灭绝的动物名单也非常长：麋鹿、华南虎、雪豹、扬子鳄、白暨豚、大熊猫、黑犀牛、指猴、绒毛蛛猴、滇金丝猴、野金丝猴、白眉长臂猴、藏羚羊、东北虎、朱鹮、亚洲象……好在后一份名单中，多数动物已由国家和一些国际NGO（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专门的保护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对它们加以善待和保护，它们即将离我们远去，并且一去不回头——人类不可能像科幻片中所描述的那样，孤孤单单地靠人造物和意志生活，没有其他动物和植物相伴，人类也命数将尽。大自然在创世的时候，是本着一种节约、节省而不是浪费和挥霍在创造生命，因为地球只有这么大，地球上的每一种材料、每一个化学元素、每一个物种都必须能够彼此利用、彼此制约、彼此相生、彼此相伴。至于具体到每个物种本身，也都有其独特的生物配方，每一个生命消失了都不可逆转、不可重生，至少在我们的基因工程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将一个灭绝的物种复制出来之前。

这些年来，在物种保护方面，我们自然也经历了很多的悲喜剧。悲剧比比皆是——有些物种因为发现晚了，等我们援军到达时，它们已经撒手人寰，例如白鳍豚、华南虎、斑鳖等。作为本系列丛书中的中华鲟的亲戚白鳍豚，就由于长江过于繁密的航运、渔业的延伸和江水水体的污染，2006年被迫宣告功能性灭绝。对于中国两大水系之一的长江来说，白鳍豚的消失是一个非常危急和可怕的警报，因为紧随而来要消失的就可能是江豚、中华鲟、白鲟、扬子鳄等，这些古老的居民很多几乎与恐龙一样年长，它们历经了这个星球这么多的变故都挺下来了，唯独可能逃不过人类的“毒手”……而一旦江河里没有了活物，江河便也不成其为江河了。喜剧不多，但也有几个。例如，由于得力的保护，藏羚羊等几近灭绝的濒危动物如今已生机再现，它们的种群数量目前已经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指数上。为了让它们能够安全繁殖，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些年每年四五月都在它们的产房派人日夜看守，还组织了大批志愿者来可可西里做一些外围的环境看护工作。《可可西里，因为藏羚羊在那里》的作者杨刚，就是几度进出可可西里的志愿者之一。朱鹮也一样，一度在日本灭绝的“神鸟”，1981年有幸在我国陕西洋县找到了最后7只“种鸟”，经过环保人士和当地民众的悉心抢救和看护，如今这几只“种鸟”的后代已经遍布中日两国。当然也有悲喜剧，例如亚洲象的命运就很难让人去定义它的处境。在过去，亚洲象通常被东南亚诸国和我国云南一带驯化为坐骑和家丁；当伐木场兴起时，大象变身为搬运工，每天穿梭在丛林里拉木头；后来，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伐木业萧条，这些大象又转行至大象学校成为“风光”的演员……繁重的体力劳动暂时告一段落，看似它的命运在好转，但它的“职业”变迁背后隐含的却是一个危险而不堪的现状：大树被毁，生态告急，丛林不再。十数年来，云南摄影师王艺忠一直用镜头关注着这些人类伙伴的悲喜剧，或者说，悲剧。王艺忠的视频作品《象奴》曾在多个电视台和网站热播，本系列丛书中记录大象命运的《拉木头的大象》就是《象奴》一部分章节的情节。

作为一名自然保护者，与我的那些国际同行一样，我惯于将自然看作一个我们无法摆脱的法则的提醒者，这个法则就是吞噬、毁灭和受苦。在过去，吞噬、毁灭和受苦发生在动物之间，如今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与动物之间，但我们施加在动物身上的，自然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回馈给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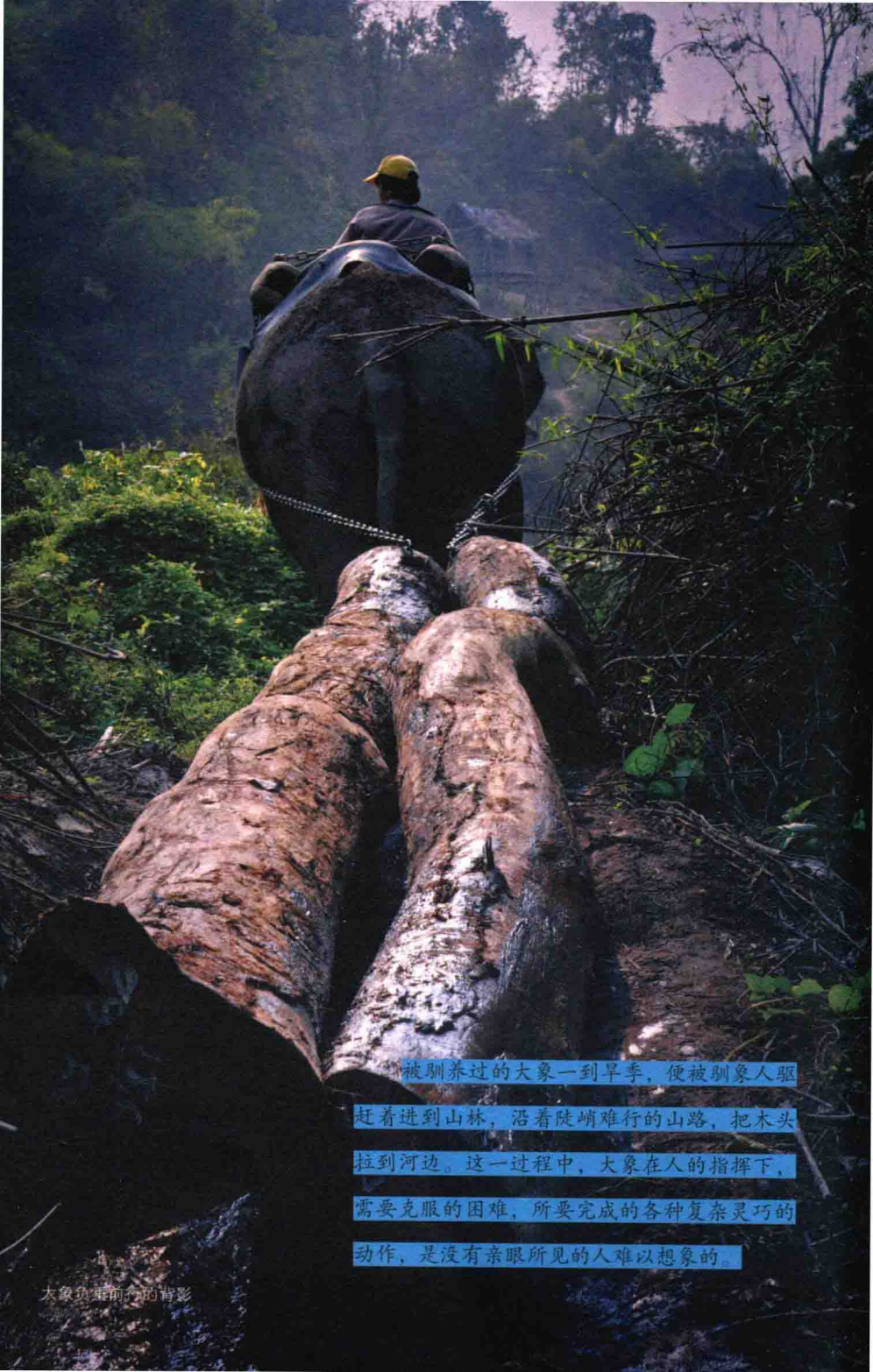
因为人类没法孤零零地生活在地球上，我们不仅要善待自己，更要善待其他生物，为你、为我、为他，更是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人与自然和谐地球。

朱春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

目录

- 006 第一章 湄公河畔的苦役
- 074 第二章 万象之国的大象节
- 136 第三章 你了解大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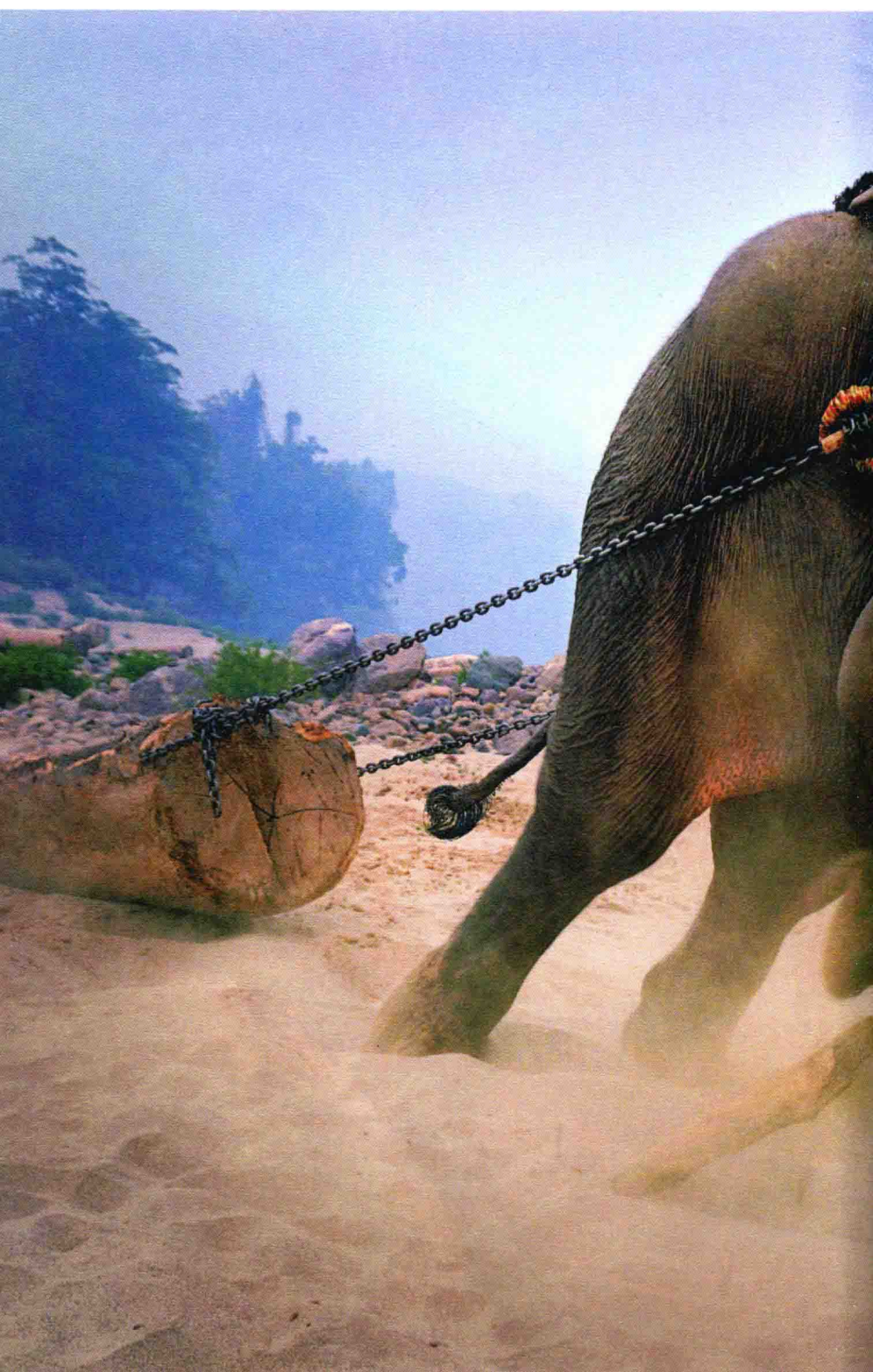
被驯养过的大象一到旱季，便被驯象人驱赶着进到山林，沿着陡峭难行的山路，把木头拉到河边。这一过程中，大象在人的指挥下，需要克服的困难，所要完成的各种复杂灵巧的动作，是没有亲眼所见的人难以想象的。

CHAPTER ONE THE BITTER LABOR ON THE MEKONG RIVERFRONT

第一章 湄公河畔的苦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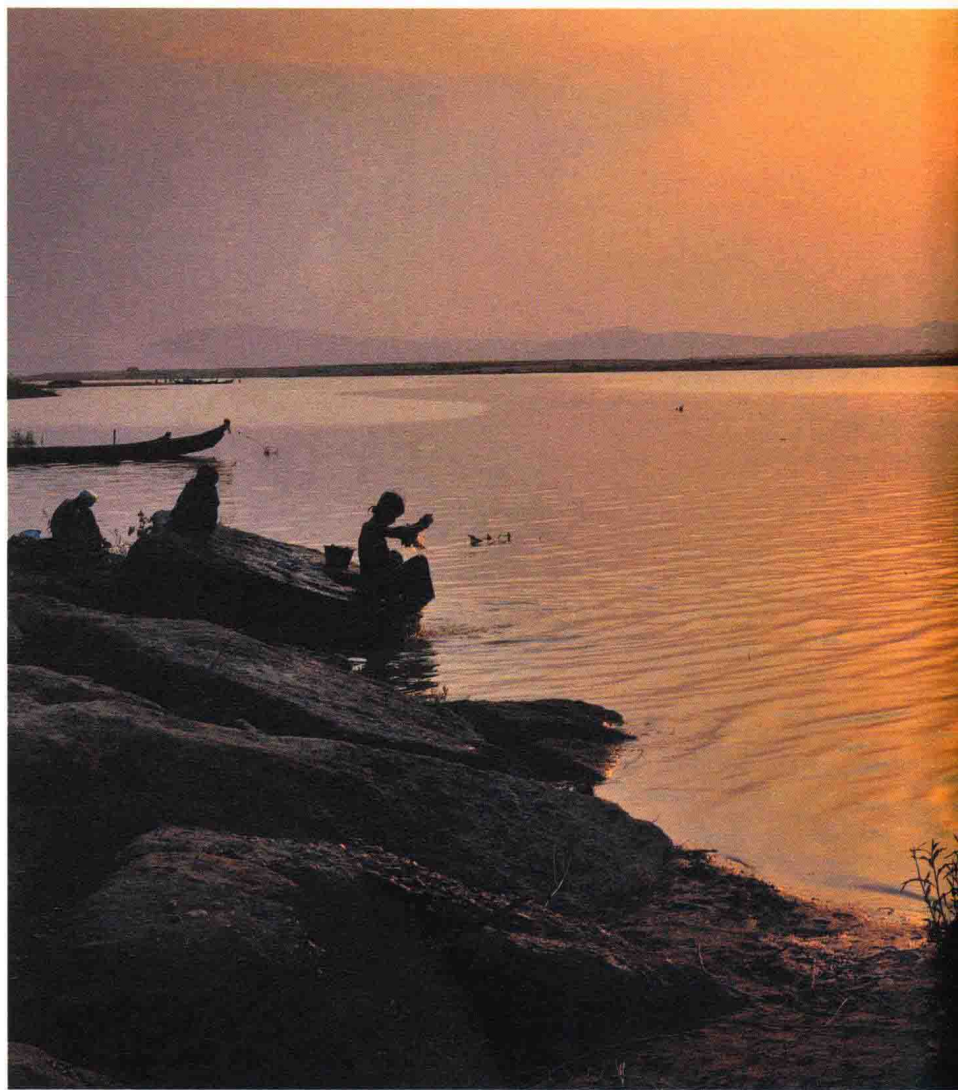
如果你要去湄公河，那么最好赶在雨季来临之前，那时候的湄公河，平静得就像一条宽阔而柔滑的泥黄色丝带一样。河两岸山峦上的雾霭，像奶白色的薄纱一般飘浮着。客船行驶在河中，两旁如画卷的风景飞掠而过。这样的情景，或许会叫你想起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小说《情人》里的某些章节，更会想到由《情人》改编成的同名电影。在那部电影里，一开头你就会看到在那艘能搭载汽车的渡船上，在将近 100 年之前，戴着男式白色礼帽、身着灰色无袖连衣裙的美丽少女正凭栏而立，她的倩影与身后浊黄的湄公河水相得益彰。你会看到湄公河细微的泥黄色波浪，不断向远处推展着，起了一些皱褶和涟漪，黏稠得像巧克力糖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导演一次又一次把镜头给了这位少女，让她身上浅灰色的连衣裙和男式的白色礼帽，也因为黄色的背景沾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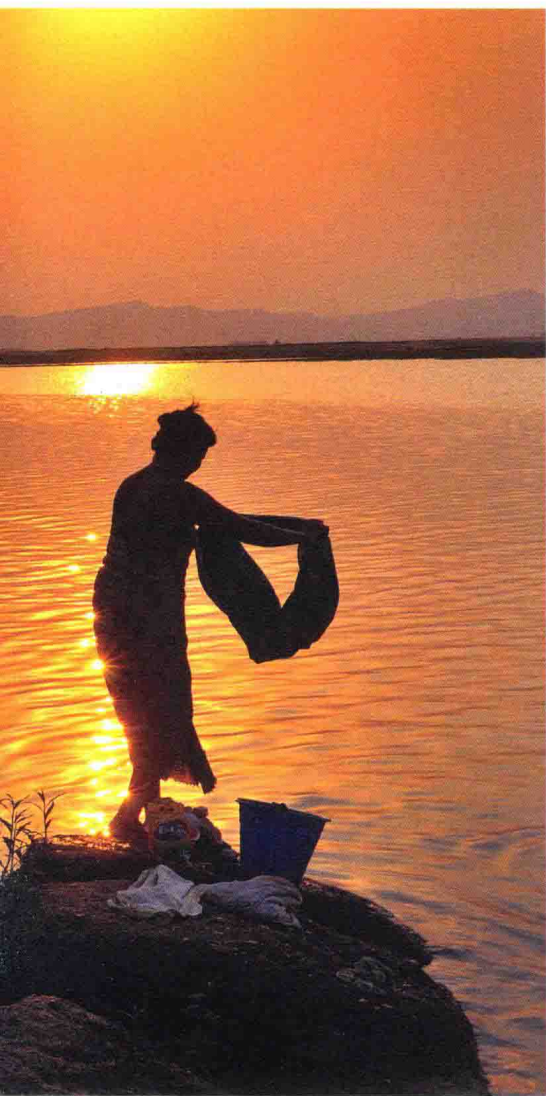




木材与沙滩形成的强阻力，致使大象不停地哀嚎着奋力前行



夕阳下的湄公河



上了黄色。她扎着两个俏皮的小辫，气质独特而叛逆。从这些镜头上看，作为背景的湄公河，宽阔得就像没有边界似的。不过你还是在远处看到那些绿色的山峦，极目眺望，它们如同嵌在河边的一串串绿色的宝石。你惊讶于湄公河美轮美奂的同时，又发现它是那么的富于异国情调，极具吸引力。

这一次，独立摄影师王艺忠，也踏上了一条在湄公河上行驶的渡船。只是它看起来并不像电影《情人》里的渡船那样宽大——可以容纳得下汽车。它是狭长形的，仅限于承载游客，有些类似于中国的龙船，不过要比龙船更宽大



一些。它狭长轻盈的身形，便于在湄公河上快速轻捷地航行。

作为独立摄影师的王艺忠，1956 年出生于云南思茅，1973 年插队于西双版纳傣族村落，两年的知青经历让他学会了傣语。曾经做过广播局电台的编辑和电视台的摄像，1985 年开始摄影创作，1992 年成为独立摄影人。多年来他已经在这条河上航行过无数次了。早在 20 多年前，他就曾徒步深入金三角地区，拍摄了美丽的罂粟花、身着旧军装的军人、枪、贫困线上挣扎的原住民、地里劳作的农民、



湄公河三国交界处全景

奇特的殡葬方式、饥饿的孩童……王艺忠用了 10 余年的时间，拍摄了那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秘”代名词的地区，及那里因战乱、毒品和封闭带来的贫困与落后。从 2008 年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上最庞大的濒危动物——象，并一直把它作为这些年拍摄的主要选题。

这一次，他准备再次前往老挝湄公河沿岸，他要到一个叫淘金村的地方，在那里拍摄拉木头的大象。前些年，因受到木材市场原木家具价格高涨的刺激，数不清的伐木工人陆续进驻到湄公河流域